

通鑑論

一  
函  
八  
冊  
函

通鑑論卷二

香山伍耀光輯錄

高要梁式英校訂

桂平區柏年初校

司馬光撰

後漢

卓茂爲太傅

茂字子康宛人寬仁恭愛性不好爭哀平間爲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

入境光武卽位先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遂拜太傅封褒德侯

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起四海鼎沸

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  
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  
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馮異定三輔

光武敕異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

至布威信  
羣盜多降

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數時繹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  
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  
道也豈不美哉

韓歆用直諫死

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

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惟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附錄

廢太子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

郭后旣廢太子彊意不自

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慤誠願備藩國帝乃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

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  
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  
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  
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附錄

光武郤鄩善王安請置都護

鄩善王安上書願省遣子入侍請更都護

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

是鄩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  
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  
瑇瑁則建珠厓七郡威蒞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嶠聞天  
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  
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玉林以饗四夷  
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樺酒酤筭鹽  
鐵鑄曰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  
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  
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  
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  
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  
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



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附錄

桓譚言讖非經出爲郡丞

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

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  
能傳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達扶風人  
也

孝章不能罪竇憲

憲字伯度太尉之弟特宮掖聲勢  
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

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王逼畏不敢計後帝  
出過園指以間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王田園時何用愈趙高  
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

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  
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

鼠耳憲大儒皇后爲毀膝深謝良久乃得解  
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  
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  
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  
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  
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  
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附錄

孝章帝

諱旦之字曰著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爲嫡卽位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  
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  
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  
者不亦宜乎

附錄

班固著漢書

固字孟堅彪長子九歲能文及長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通書初班固奴

嘗醉罵洛陽令种競競因逮考實氏賓客取捕  
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

妻昭踵而成之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

體使讀之者亶亶而不厭信哉其能名成也固譏司馬  
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  
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附錄

愼陽黃憲

憲字叙度愼陽縣人也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  
靡不深服遠去疵吝得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  
祖樸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  
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樊英應召

前南陽樊英少有學行憲於壺山之陽州郡

不行安帝徵之不赴是歲帝復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到京稱疾不

肯起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英初被詔命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與英善勸使就聘及至應

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

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

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

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

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  
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  
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  
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吾豈德之薄而  
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  
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  
已厚矣政已治矣彼將叩闥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  
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



振其本無益也今人主有聖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  
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  
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  
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  
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  
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  
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  
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



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  
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  
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  
尙何聘召之有哉

附錄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辛卯初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

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  
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爲也古者  
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仕之時

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爲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  
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

梁冀爲大將軍

梁商之子皇后兄也商死帝以冀爲大將軍

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如王立之不  
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  
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  
又甚焉

崔實改論

實崔瑗之子涿郡舉詣公車實稱病不對  
而論世事名曰改論言爲國以受